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礼仪典
中
(五)



古今圖書集成

曰四帝有白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戎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大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祠

高祖六年置梁巫晉巫九天巫以祀天地五帝九天
按漢書高祖本紀不載按郊祀志後四歲天下已
定詔御史令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晉
巫祠五帝九天巫祠九天

文帝十三年增雍西畦時路車馬制自今祝致敬
毋有所祈

接漢書文帝本紀不載按史記封禪書孝文帝卽位十三年制曰朕卽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樂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而視籛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文帝十五年帝始郊雍衣皆上赤

按史記文帝本紀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詣神禮官諫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客禮焉按漢書郊祀志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

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革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文帝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禮禮而尚赤

文帝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
尚赤

按史記文帝本紀云云 按漢書郊祀志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字帝一殿而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燿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年景帝中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

按漢書景帝本紀云云

按漢書景帝本紀云云

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武帝初即位尤
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緡紳之
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尊儒術招賢良趙
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
諸侯草巡行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
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自殺諸所

典爲皆廢六年賣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
 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
 歌

元符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復白麟作白麟之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老人譚思秦祠
秦一方曰天神貴者秦一秦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
以春秋祭秦一東南郊曰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
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
奉祠如思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
牢祠三一天一地一秦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
於思秦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
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烹羊用羊禍馬行用一舟
牡馬秦一卑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
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秦一於思秦一壇
旁後二年郊雍復一角獸若熊然有司曰陛下獻福
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前五時時
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也
元符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

於汾陰雕上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
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雝上禮畢行幸榮陽還
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
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摩子嘉其封嘉爲周子
南君以奉周祀 按郊祀志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

古今圖書集成

按三輔黃圖竹宮甘泉祠宮也以竹爲宮天子居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

按西陽雜俎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舞女三百人一日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舞牛五歲重三千觔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禪泰山下隴東北嶺然山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爲元封其秋有星孛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奏一贊贊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奏祝之享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壇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官殿上見光其狀紛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辟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元封五年冬南巡狩至於盛唐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夏四月還幸甘泉郊泰時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元封六年春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六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體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祭后土

神光三燭其教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太初二年幸河東祠后土令雍五時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用木寓焉

按漢書宣帝本紀太初二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臘五日祠門戶比臘四月詔曰

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教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按郊祀志是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執其芬芳不備通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焉代駒云及諸名山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焉代駒行過觀祠乃用駒他禮如故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太始四年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按漢書武帝本紀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二月詔曰朕躬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羣鵠臨止以不離罔靡所後獻薦於泰時光景並見其教天下宜帝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兢兢

惟萬事統未燭厥理適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寶獻奇獸南部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於珍物傷

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神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集朕之不能惟不能任其以五年爲

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一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錄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按郊祀志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己正南面

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問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從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神爵四年修典泰一五帝后土祠以歸鳳神光見詔救天下

按漢書宣帝本紀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適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典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爲萬歲並見翔集止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

救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錄寡孤獨高年

五鳳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按漢書宣帝本紀云云

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宣帝本紀云云

五鳳三年春三月幸河東祠后土詔救天下賜酺五日

按漢書宣帝本紀五鳳三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往者何奴數爲寇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

五八司事集

未能安匈奴虛問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問權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闐氏子孫昆弟及呼遼累單于名王右伊秩皆且渠當戶以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雖有兵革之事朕飭躬肅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於谷燭耀當官十有餘刻甘肅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園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雷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雲霧瑞鳳茲祖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忘公卿大夫其助焉減天下口錢校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蘇孤獨高年帛置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按漢書宣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改元甘露正月
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虬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
甘露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按漢書宣帝本紀云云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按漢書宣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上郊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開歲改元爲黃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又朝單于於甘泉宮冬而崩鳳凰下郎國凡五十餘所

元帝初元二年春正月幸甘泉郊泰時
按漢書元帝本紀初元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初元四年春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元帝本紀初元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徙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嘉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初元五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元帝本紀云云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按漢書元帝本紀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祿雲陽徙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永光四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元帝本紀云云
永光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元帝本紀云云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元帝本紀云云
建昭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元帝本紀云云
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
按漢書元帝本紀云云
成帝建始元年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

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圍以上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建始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始郊祀長安南郊三月祠后土於北郊
按漢書成帝本紀建始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通者徒泰時后土於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繅役之勞赦奉鄉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三月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 按郊祀志成帝初卽位丞相御史大夫韋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擇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路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王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祿始末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維維由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資之可見也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鄧弘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藉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

古今圖書集成

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祭天地明祭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贊宜從就正陽大陰之處遠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衛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議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注之議難以定吉凶太哲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末年不天之太律詩曰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臨在茲言天之曰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養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衛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輦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聖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福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鑠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棟路辟駒高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壇祭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神歌大猷舞咸池以娛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象幣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致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馳騁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衛又

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鄭密上下時木泰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衛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舉陳各有位儀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款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衛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罷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廢或復重請皆罷奏可

永始二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倉陳寶祠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匡衡坐事免官

罷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

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

有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

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

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

三神禮敬敬備神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減未

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

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昌梓隱野

難皆確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遺候者衆傳馳詣行

在所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

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

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

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絕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

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

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焉等上意

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

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

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

陰而神祇安之賽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遐葉福流

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備聖緒有大愆而久無

繼嗣思其咎職始在從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

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

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淳順

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

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

祠著明者且半

永始四年春正月辛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

土

按漢書成帝本紀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

戶牛酒賜孤獨高年卹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

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田租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元延三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元延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綏和元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綏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於未央宮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遠與輿車登遐倒景覽觀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種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合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扶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置置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神術輔宣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補助御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皇始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遺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遙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僞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僞采藥幸貨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

祭樂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陳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敬財厚爵祿精神華天下以采之矣曠日若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矣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詭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每令姦人有以覓朝者上善其言復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高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實大得民心也行穡祀豐穀不蒙祐福修焉薄吉必大來古者墳場有常處燎瘞有常用費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典臣役難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廢禮奉爲之役休而後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始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殿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常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滄大雨壞平陽宮垣過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符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察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千億宜如累時公卿之議復遠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恩顯天心遲延義定郊禮天下說怨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

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冬十一月壬子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

按漢書哀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與諸神祠宮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幸順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始總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帝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按漢書平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俯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上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適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亥未始立泰一祀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

禮儀典一

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從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未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祫和二年以卒不獲祫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惟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遂鄧國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宜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宜也天地位皆南郊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薦菜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由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稷種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播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種於北郊其具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輿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闕丘泰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泰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冬夏至其會也以壬子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

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澤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兩窮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還有所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望未悉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問天地之祠五從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額干上帝禮于六宗歌騶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贊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祀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從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於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甘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是辰水火澤演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可徒官義和歌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奉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帝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帝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勿芒時及雷公風伯翊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婺女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

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
後漢書禮志注黃門曰元始四年
辛酉樂奏云云今志作五年恐是四年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一百四十九卷目錄

天地祀典部集考三

後漢書禮志卷五 中元二則 明帝永平

魏文書禮志卷三 明帝太和一則 景初一

晉書禮志卷二 太康二則 明帝永昌一

宋書禮志卷三 明帝元嘉六則 孝武

禮儀典第一百四十九卷

天地祀典部集考三

後漢

世祖建武元年始即皇帝位建壇于郊之陽祭告天

地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元年命有司設壇場于郊

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

千六宗望于羣神 按祭志建武元年光武即位

于郊為壇營于郊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

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續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辛酉莽奏曰帝

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

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園丘象天方澤則

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

藟果味尚清元器成範勾黃誠因質天地神所統

故類乎上帝禮於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

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

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

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而求福

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

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

陰陽之別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

而後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即河

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浮汙準澤以類

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配祀長安南北郊

罷甘泉河東祀上帝壇圓八鳳徑五丈高九尺茅

管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管徑五百步神靈

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管二十步廣坐十五步

合祀神靈以登降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

官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

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

辰於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

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遠乃

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

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列望亞列望外徑

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

步大夫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

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

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

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

五尺高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

帝宮壇管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

方五丈六尺茅管去壇十步外土管方二百步限

之其五零壇土茅管如上帝五神去管步數神道

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為周道后

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

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為周道

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

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

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

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

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為周道大夫望之

外徑六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

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

官壇管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

孟春正月上辛若上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

山川徧於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

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

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

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瘞瘞埋

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

用黍稷及栗

建武二年春正月始立郊祀於洛陽城南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廟

建社稷於洛陽立郊祀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按祭志建武二年正月制郊祀於雒陽城南七里

依鄒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

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帝位在

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己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

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壇

重管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管

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在群神列中八陸陸五十八釐合四百六十四釐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釐合三百六十釐中管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管四門門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管內中管四門門封神四外管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皆即連也封封土築也背背神五星也及中官宿五官神及五穀之屬也皆外管神二十八宿外官星當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按禮儀志正月天郊夕牲釐未盡十八刻初納衣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率祝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釐滿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上六宗燔燔火大然有司告事畢又凡齊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齊日內有汙染解齋副伴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勝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

建武七年五月詔議郊苑不果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不載按祭祀志建武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

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管河洛以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達諸侯并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越世

務省煩苛取實事不務食高元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鉅射之經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智愚思仰漢德樂承漢祀蓋棄特起不因緣堯舜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後復近於周民戶知之世祿以典墓由其非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該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食薦鮮考績不歲九載乃極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專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按東觀漢紀上郡洛陽制北於南城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名火德之運常服微轎尚赤四時犧牲夏黃夏青夏白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靈若伊尹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為王漢劉祖今宜郊祀帝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曰帝周不郊帝魯漢雖唐之苗裔以曆數命舜高祖自感赤火德龍神運而起當以高祖配之之後還復於漢宜修奉濟陽城陽縣堯家雲臺致敬祭祀禮亦宜之

建武 年始增廣郊祀之禮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不載按祭祀志建武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饗一頭青帝赤帝共用饗一頭白帝黑

帝共用饗一頭凡用饗六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管群神共用水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靈龜育命舞中管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管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草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陸郭既送神續組實於壇南已地

漢書儀曰祭天紫壇帷帳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約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觔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

建武十八年三月壬午幸蒲坂祠后土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云云

漢官儀曰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以夏至日祭其禮儀如祭天蒲坂縣屬河東郡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西北中元元年帝東巡祭天于泰山祭地于梁陰尊薄太后為高皇后配食地祇始立北郊兆域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中元元年春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甲午禱于梁父冬十月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祀至尊薄太后母德仁慈其上海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是歲初起明堂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漢官儀曰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但有壇祠舍而已其鼓吹樂及舞人御帳皆從南郊之具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

皆在壇上地理兼神從食壇下南郊饗饋北郊壇

按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上至奉高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子泰山下南方之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二十五日甲午神祭地于樂陰以高后配山川奉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是年初嘗北郊還呂太后于闕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北郊在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

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云云 按祭祀志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

明帝永平二年始迎氣於五郊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云云 按祭祀志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讓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先五郊於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龍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緣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龍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帝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龍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神收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鴻者以一特牲先祭先成於壇有事天子入闕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驅劉路在饒陽志立

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元冥車旗服飾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章帝元和二年祭祭天地于泰山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泰山樂告岱宗進幸奉高王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按祭祀志元和二年二月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樂祭天地王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

獻帝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秋七月車駕至洛陽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

按後漢書獻帝本紀云云

建安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

按後漢書獻帝本紀云云

昭烈帝章武元年四月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祭告天地

按蜀志先主傳先主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牲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義者王莽篡竊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殺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舉臣將士以為社稷稟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興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食日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溷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

皇帝親授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壽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章武二年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

按蜀志先主傳云云

魏

文帝黃初元年魏受漢禪設壇即昨燎告天地 按魏志文帝本紀延康元年冬十一月漢帝以乘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廟高廟使祭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拜位乃為壇於景陽殿午王升壇即昨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

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 按魏志文帝本紀云云

按宋書禮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

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為常

按魏志文帝本紀不載 按宋書禮志云云

明帝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魏志明帝本紀云云

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營洛陽南委果山為園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按魏志明帝本紀云云

魏書載路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尊神明寧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神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晉書禮志景初元年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晉

武帝泰始元年冬十二月南郊告類於上帝即皇帝位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於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元牡明告於皇皇后帝魏帝稱協皇運紹天命以命炎昔者唐虞熙隆大運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禹德垂訓多歷年歲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於漢身居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覆遂賴有晉匡拯之福用獲保厥辟祀弘濟於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蓋惟四方罔不祗順廓清黎氓包攬攝越八紘同軌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唐虞章三后用集大命於茲炎惟德不嗣解不復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獻陪隸暨於百蠻君長食曰皇天鑒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

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實畏天威敬備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答衆望禮畢即洛陽宮幸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按禮志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鄧粲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親親策書禪位於晉景實武皇帝設壇場於南郊樂聲告類於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

按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蕭何蕭上言知士祭酒劉壽等議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晉禮天郊當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宣兆禮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禮配天於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於明堂經典無配地文魏以先后配不合禮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禮制有斷今晉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晉初建康事未定且如魏詔郊祀大事遠議爲定

泰始二年春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冬十一月并圓丘方丘於南郊北郊二至之祀合於二郊

按晉書武帝本紀云云 按禮志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禮用魏禮朕不應改作之難令便爲水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養神祇祀以祖考日夕難企脫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各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生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

太康十年詔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康十年十月又詔曰幸經郊祀后禮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懷帝永嘉 年親祀南郊

按晉書懷帝本紀不載 按華嚴傳感爲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廢廢虞考正舊典注物燥然

元帝太興元年春三月即皇帝位兼樂頌告類上帝

按晉書元帝本紀太興元年春三月癸丑廢帝崩問至丙辰百寮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隆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

廟薦孫大行皇帝廟社稷奉肆事後三司六事之人瞻路庶尹至於華戎致職大命於厥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遠登壇南極受終文廟榮榮頌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維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肅肅之臣用能爾享室輔予一人思與萬國共同休戚於是大赦改元太興二年三月親行郊祀禮

按晉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命書令刁協關子祭酒杜廣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勗議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驛騎王導僕射荀勗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議遂施行立南郊於已地其制度皆太常實備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明帝太興三年詔議郊祀典禮

按晉書明帝本紀三年秋七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會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山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始祀北郊以宣穆張皇后配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興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兩宮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瀆四海四瀆五嶽五帝之佐

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祇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親行南北郊禮

按晉書康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奏奉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廢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惠章未備權用新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安帝元興三年帝在江陵朝議以三公攝行郊祀不果

按晉書安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元走之己卯告義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果命而行何所辭也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月望與舊無爲欲違而使皇與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宋

武帝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設壇於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

按宋書武帝本紀云云

末初二年春正月辛酉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

按宋書武帝本紀云云

末初三年少帝即位有司請以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詔可

按宋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少帝本紀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 按禮志末初三年九月司空黃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特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敬其授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九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靖之勳立蒸民之極帝還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宜被元化遐邇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平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舉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遠愼以追孝瞻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宜攝內外詳依舊典詔可

文帝元嘉二年春正月祠南郊

按宋書文帝本紀元嘉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率表歸政上始親覽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

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告二郊

古今圖書集成

按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元嘉四年春正月親祠南郊

按宋書文帝本紀春正月乙亥朔曲赦都邑百里內

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元嘉六年春正月辛丑車駕親祠南郊

按宋書文帝本紀云云

元嘉十二年春正月親祠南郊

按宋書文帝本紀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車駕

親祠南郊

元嘉十四年春正月親祠南郊

按宋書文帝本紀春正月辛卯車駕親祠南郊大赦

天下

孝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車駕親祠南郊六月以誅劉

義宣賊質遣公卿告天地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車駕

親祠南郊改元大赦天下

按禮志孝建元年六月

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賊質子時犯順滔天作反連結

淮僞陳元宗社實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

還陳其義宣為逆未經同告與將發陳徒冰清質

既無義宣食獲二寇俱發並宜昭告僉元嘉三年

討謝晦之始告二郊太廟既平肅唯告太廟太

社不告二郊職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安孫勃陸澄議

雖無不報始既通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圖子助牧

尊奉生靈案王制天子違將歸假於祖廟又會于間

諸侯通天子告於祖廟於廟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

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於祖廟

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於祖廟及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
小大其禮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
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於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
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
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廟而無告郊之辭果立
此義猶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載折簡敗
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
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
蓋孝教之心既以告歸為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與駕
竟未出宮無客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為
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
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愚告為允宜並用牲告
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郊祀始罷禮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孝建二年正月

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尊有儀廟祠至尊親

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

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

神又灌灌饌不同於廟有疑下禮官詳正太學博

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

神祇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

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元云后不與祭

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瓊獻尸大宗伯執瓊瓊

亞獻中代以後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

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右司馬無

太尉太尉祭官也蓋世代久宗廟樂撤攝后事重

故以上公亞獻又禮廢時之恩情深於舊室戶之

故以上公亞獻又禮廢時之恩情深於舊室戶之

或有懷于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
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于廟而繹又祭也今廟
祠闕送神之禮將移祭于助繹明在于舊神未得而
殺禮郊廟祭殊故禮送有異太常丞朱廣之議案周
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為上職總祭祀而昊天
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東山松漠百官志云郊祀
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
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
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
祿三獻則漢儀也又實稱制太尉由東南進升壇明
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
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
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專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
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闕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
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也遂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
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
祭祀贊王裸將之事鄭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違宗廟
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
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宜無
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廣之議尚書令遂平王
宏重參議謂廣之議為允詔可又南郊皇帝散齋七
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齋之朝御太極殿
幄坐著絳紗襪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曉
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梁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率
牲入到榜案儀令跪白諸省牲舉手曰肅太祝令挽
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率牲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
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儀始都武昌
及建康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
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晉氏南遷立南
郊於已地非禮所謂勝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二年九
月尚書右丞徐孝嗣郊祀之位遠古度園禮記燔柴
於大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
禮壇高位於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
陽南北曹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
南出道狹未開闢建於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
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廟重
造舊章畢新南郊開塗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以
定天位博士司馬典之傳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
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

大明四年春正月辛未車駕親南郊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云云

大明六年春正月辛卯車駕親南郊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云云

明帝泰始二年詔臨郊祀以十一月擇吉陽昊天

帝高祖武皇帝配

按宋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帝泰始二年十
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維多難戎車遠駕經
略殷殷告維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
宜率遵前典郊廟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唯黃門侍
郎徐爰虞虞稱辟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
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率遵斯典高祖
武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養
功於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戎

齊時雖司奉弗能親臨前開導尊晉武郊以二月晉
元禮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
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應南宣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
吉車駕親郊奉饗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其餘
耐食不闕今祭尚書今建安王休仁等同長議參議
專允詔可

泰始四年春正月己未車駕親南郊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云云

泰始六年春正月初朔開二年一祭南郊開一年一

祭明堂

按宋書明帝本紀云云